

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● 绝代君王

绝代君王·李后主

李后主

● 罗宗阳 / 著

作个才人真绝代
可怜薄命作君王

璋



2247.53

465

绝代君王

● 李后主

罗宗阳
著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代君王·李后主/罗宗阳. —南昌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1. 3

ISBN 7-5391-1765-6/I·434

I. 绝… II. 罗… III. 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854 号

绝代君王·李后主/罗宗阳 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姜钦云 王岚

封面绘画 丘 玮

封面设计 黄 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江西省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邮 编 33000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

字 数 170 千

印 数 0001—3000

ISBN 7-5391-1765-6/I·434

定 价 12.00 元

(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言

李煜，一个平庸而懦弱的君王，一个绝代才人。他的 42 年的生命历程，由欢乐走向凄凉，由成功走向失败，由君王走向囚徒，千百年来使人迷惑、惋惜、同情和扼腕。

这里要记载的就是他的喜和悲，爱与恨，眼泪和血污，欢乐与叹息。

.....

目 录

- 1 **如日中天**
 ——三千里地山河
- 18 **半壁江山**
 ——往事只堪哀,对景难排
- 32 **强登宝座**
 ——天教心愿与身违
- 46 **大小周后**
 ——脸曼笑盈盈,相看无限情
- 78 **徜徉书画**
 ——寂寞画堂深院

99 才非人主

——玉树琼枝作烟萝，几曾识干戈

123 顾念手足

——离恨恰如春草

137 南北交兵

——金剑已沉埋，壮气蒿莱

157 归为臣虏

——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

178 以泪洗面

——问君能有几多愁

196 魂断北国

——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

207 余论

如日中天

——三千里地山河
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但一个人的生日和死日同是一个日子的并不多见。翻开中国二十六史，那些曾经主宰历史的风云人物有几个是这样！而南唐后主李煜却是这种巧合中的突出人物。

李煜死于七月初七，而出生也是在七月初七。

农历七月七日，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，是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杜甫《牵牛织女》诗云：

牵牛出河西，
织女处其东。
万古永相望，
七夕谁见同。

这首诗对牛郎与织女的诚挚爱情加以了歌咏。按照民间习俗，七月七日又是妇女的乞巧节。在这一天，民间妇女摆下香案，陈列瓜果、针线，向织女乞求智巧。这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和喜庆气氛的日子，它给李煜带来了生命，但也给他带来了毁灭。

对李煜亲人来说，七月七日，既令人高兴，又令人沮丧。

南唐升元元年(937年)七月七日,都城金陵(今南京)午间的阵雨过后,傍晚仍然热气灼人,炎夏的余威似乎没有什么消退。此时妇女的乞巧活动并未因天热而受到阻碍,仍像往年那样兴高采烈,忙碌异常。有扎牌楼的,有悬彩灯的,有摆香案和乞巧器具的,一片节日气氛。就在这喜庆时分,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府里,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,清脆而又急促,一个男孩降生了,这就是后来南唐的末代君主、史称后主的李煜。

李煜是当时身为吴王李璟的第六个儿子。虽说第六,李璟倒也喜欢。因为在那个年代群雄并起,天下纷争,多一个儿子多一份力量,所以他从心底里是高兴的。宫女来通报时,他正在书房,面对窗外迷蒙的月色,他沉浸在牛郎织女的神话里,口中正在吟诵牛郎织女故事最初记载的一首诗,即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一:

迢迢牵牛星,
皎皎河汉女。
纤纤擢素手,
札札弄机杼。
终日不成章,
泣涕零如雨。

.....

诗未诵完,便被宫女的禀报打断。听完宫女的禀报,他立即进内探视。三朝日,便将孩子取名从嘉,字重光。嘉者,美也;光者,耀也,这当然是祝愿孩子终生幸运之意。后来从嘉接帝位时又将自己取名“煜”,同样是盼望光照四方。

李煜出生时,史书没有记载有什么异兆,像异香扑鼻、祥

龙入室之类，但有一件很特别，那就是他有一只眼睛有两个瞳子。这可是件大事，因为相传上古时期的贤良君主大舜，双目重瞳，而今这孩子也有一只眼睛重瞳，莫非日后也要做帝王。大臣们在探视之后窃窃议论，但谁都不敢明白说出来。因为他排行第六，按等级名分，皇位岂有传于他之理。

当时烈祖李昇对这个孙儿的降临，没有引起注意，事实上他也无暇顾及。他有五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在生儿育女，他岂能一一关注。加上正忙于南唐的开国大典，他只在三朝那天看过一眼。但他没有料到，他所打下的南唐基业竟丢失在这个孙儿手里。如果他有先见之明，真不知如何感想。

对李煜来说，他来到人间正是生逢其时。这时候正是南唐建国的第一年，是烈火烹油、如日中天的日子。数年后南唐疆域达到东暨衡、婺，南及五岭，西至湖湘，北拒长淮。辖境相当于今天江西全部，江苏、浙江大部，福建小部分。拥有 35 州，范围广袤数千里，成为江南第一大强国。

南唐的基业完全是由烈祖李昇披星戴月、呕心沥血打下来的。

李昇，字正伦，生于唐光启四年（888 年）十二月二日，祖籍彭城（今徐州），乳名彭奴，是因地而取的小名。他的本姓至今仍然是个谜。“李”之姓和名，是在受禅当皇帝时改的。在此之前，他随养父姓徐，名知诰。关于他的本姓，史书说法不一。陆游《南唐书》、徐铉《江南录》、龙衮《江南野史》等说他姓李，系大唐后裔。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认定李姓，但非唐室宗裔。林禹《吴越备史》主张潘姓。刘恕《十国纪年》则否定前三种说法，认为莫知其祖系。从种种迹象看，本姓不明更为可靠。如确系姓李，那李昇四子信王景达为何娶李德成之女为

妻呢？按照封建礼制规定，同姓是不能通婚的。李昇之所以改称李姓或声言恢复李姓，其目的无非是依傍正统、自树大旗以资号召而已，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。

彭奴出身贫苦农家，六岁那年，父亲在战乱中死去，随伯父至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避乱，不久母亲刘氏又死，伯父无力抚养，就把他送入开元寺当和尚。乾宁二年（895年），往后建立吴国的江淮军阀、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攻陷濠州，到开元寺礼佛布施，发现彭奴长得机灵英俊，便把他收为义子。那时养父子之风很盛，致使史书上不得不专设《义儿传》。其原因当然是大小军阀为培植亲信，多树肱股之故。彭奴就因这一契机，取得发迹的机会。

杨行密把小彭奴收为义子原以为可以得到他的几个亲生儿子的认同，岂料他的亲生儿子很多，瞧不起出身微贱的彭奴，更不喜与当过和尚的彭奴同为兄弟，因此常常怒目而视。杨行密无奈，只好把彭奴转送给手下大将徐温。徐温是海州朐山人，年青时因家贫，以贩私盐为生，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，转入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下为将。徐温文化不高，但处事稳重而有谋略。有一次杨行密攻克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，部下将吏都去抢夺金帛，惟有徐温领兵把守粮仓，赈济饥民，为杨氏赢得民心，受到杨行密青睐，成为杨麾下“三十六英雄”之一。徐温得到这个养子非常高兴，反复端详，越看越觉得可爱。就将他改姓徐，取名知诰。

少年知诰，温顺恭谨，事亲至孝，小小年纪，他的智慧和才能便脱颖而出，徐氏子弟个个不如。进徐府才一年多，有一天傍晚，徐温命他在书房取火点灯，当灯芯燃烧的时候，他若有所思，接着吟出四句诗：

一点分明值万金，
开时惟怕冷风侵。
主人若也勤挑拨，
敢向樽前不用心？

这是一首咏物诗，咏叹油灯的作用和它的忌讳与需要，处处贴切而又寓弦外之音。明眼人一看即知，这意思是要发挥物用，需得栽培与护理。吟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老于世故的徐温觉得这孩子对事物的理解非同寻常，于是更加器重。

徐温有时办事心烦，也拿随侍身旁的知诰出气。有一次知诰不慎撞翻书案的砚台，徐温操起手杖便打，将他赶出门外。事后徐温从外面办事回府，发现知诰跪在大门阶前，忙问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儿刚才惹您生气，在此恭候请罪。”知诰回答。

这时徐温才想起出门前发生的事，他深悔自己孟浪，觉得这孩子能自制自励，赶忙扶他起来，加以抚慰。

转瞬间到十七八岁，知诰长得脸阔口方，身材魁梧，目瞬如电，虽未到成人年龄，却是一副成人模样。徐温为锻炼和考验他的办事能力，把全府的家务交给他全权处理。堂堂将门之家，上上下下，人口上百，婚丧祭祀，迎宾宴客，租息俸禄，钱帛出纳，件件需要处理，谈何容易！尽管有专职人员各司其事，但要整体谋划和指挥，尤需要魄力和智慧。但知诰在庞杂的家事面前，表现出出奇的精明和干练，每件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特别是对眷属衣食住行的料理，这是管家们视为最头痛、最棘手的事。因女眷心眼小，喜论高低，论斤估两，稍有偏差，即生是非。知诰对此也处理得分寸不乱，人情入理。奴仆们也不敢再存推托、偷闲、冒领、窃取等弊端。徐温颌首赞赏。

但知诰并不以管家为满足，他觉得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凡有空闲，便读书习字，苦练骑射，立志干一番大事业。为激励自己，他在自己的居室，悬挂一条幅，上写自己十岁时写的《咏新竹》诗中的一联：

栖凤枝条犹软弱，
化龙形状已依稀。

他认为希望正在前头，尚须自己努力。古人认定此联“王霸之气已见”，其实这只是一个少年人进取心的表现，所谓“王霸之气”云云，那是看到他当了皇帝而说的。但一个十岁少年，有此意向，已属非凡。

进入加冠之年，知诰与前任升州刺史王戎女儿成婚。

自此知诰告别少年时代，走向成人。这时的知诰对养父、养母比少年时代更为尽心。每日晨昏，与妻子王氏，定时向父母请安，嘘寒问暖。一次徐温重病，卧床不起，屎尿不禁。他的几个亲生儿子避之不迭，仆人伺候也丢三落四。知诰夫妻为使徐温早日康复，通宵达旦，衣不解带，亲捧汤药，洗涮溺盆，终于使徐温半年内病愈，而王氏却因体弱经受不住半年辛劳，染疾而逝。此事对徐温震动很大，当他得知噩耗，悲痛万分。意识到论人品和才干，几个亲生儿子个个不如这个异姓骨肉。于是滋生了把知诰培养成徐氏家业继承人的念头。在一次家人为他祝寿的宴会上，当众赞扬知诰。并纵论孝道，借题发挥，暗示诸子，好自为之，毋生异心。

此时，占有江淮至江西广大地区的吴国，政局稍有变化。杨行密自唐天复二年（902年）称吴王后，于天祐二年（905年）病故，嗣位的是长子杨渥。徐温在拥立杨渥的过程中立有大

功，与左牙指挥使(徐为右牙指挥使)张顗同为杨渥手下重臣。但杨渥昏暴好杀，骄奢淫逸，对张、徐亦有不满。张顗怕灾难落到自己头上，于天祐五年(908年)借机杀掉杨渥。可做事不密，害怕杨氏旧将报复，企图把吴国辖属版图、户籍投献后梁朱全忠，以求庇护。这一举动给与张有矛盾并早想夺权的徐温以可乘之机。徐温打出讨伐弑君逆贼的旗号，获得众望，除掉张顗，另立杨行密次子杨渭(即杨隆演)为王。这是一个在武力挟持下上台的傀儡，任人摆布，大权全在徐温手中，徐温成了不是吴王的吴王。

吴天祐六年(909年)，大权在握的徐温便派22岁的知诰前往升州(今南京)担任防遏使兼楼船军使，监造战船，把守长江下游。徐温的用意很明显，让知诰经受金戈铁马的洗礼，增长见识和智谋。而虽非将门出身的知诰，却表现出充分的将门之才。任职期内，屡传捷报。徐温很高兴。三年后，杨行密旧将、居功自傲的宣州观察使李遇，不满徐温独揽吴政，举兵起事。知诰又被派作主将柴再用的副手，前往弹压，再立大功，被提升为升州刺史。自此，打开了通往事业顶峰的大门。

升州治所金陵，系六朝古都，虎踞龙盘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对吴国来说，在防止北人入侵和控制国内局势上尤具战略地位。可是六朝累积下来的城墙、宫室、官署、兵营，全毁于隋文帝杨坚统一江南灭陈时的大火之中，唐代对此未加修复。故晚唐诗人韦庄不无感慨地在《台城》诗中写道：

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。
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

就是说，昔日的繁华已不再现，剩下只是残破的城垣、倒

塌的宫殿，以及荒冢和野草。

知诰深感不管从哪方面看，都有重修城池的必要。到任后便在六朝古都城池的基础上，扩大城区，并将都城位置南移。用巨石垒砌城墙，高二丈五尺，宽度呈梯形，上阔二丈五尺，下阔三丈五尺。墙外凿河，引水护城。全城设上水门、下水门、栅寨门、龙光门，加上东南西北四门，共八个门，每个城门楼堞坚固，气势宏伟。城内街市井然，府署栉比。短短的几年工夫，昔日的名城，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的眼前。

处于战乱中的城县，地方官多由目不识点画、手不能握笔的武夫担任，他们只知横征暴敛搞战时经济。知诰明白要长治久安，必须发展地方经济，竭泽而渔，必然导致财源枯竭。因此，他在治理升州期间，又一反常规，轻徭薄赋，复苏民力，鼓励生产，采用犁剑并重的策略，几年工夫又使府库盈积，吏政清廉。

对于用人，徐知诰也有一套。他广开言路，选贤任能。在升州接纳、聚集了大批能人谋士，如宋齐丘、王令谋、马仁裕、周宗等，后来都成为他的肱股重臣。其中宋齐丘作用尤大。他曾担任知诰立国时的宰相和嗣主李璟接位时的宰相。此公颇有谋略，南唐立国后，曾自夸：“南唐有雄兵三十万：精兵算十万，长江天险抵十万、齐丘韬略抵十万。”他的话也不是瞎吹，确露过几手。他投到知诰门下，便建议“广延儒素，务农训兵，黜陟奸否，进用公廉，修举废坠，抑制奸雄”，知诰推行的策略，有不少出自他的主意。但此公恃才傲物，性偏狭，若一言不合，即提篋出走。知诰宽大为怀，容忍礼让，不作计较。宋齐丘感激涕零，发誓与知诰同舟共济。后来谋划国事，为怕泄密，约知诰至四面环水的孤亭密谈，或者用铁篋在灰烬上写字，以免出声，又随时可将所谈内容抹去。用心如此不可谓不

忠。可惜后来终因本性难移，性过狭隘，爱结党羽，权势欲重，为同僚所不容。他被迫自杀死后，作过中书舍人的韩熙载，在用八分书为他写碑碣时，以纸塞鼻，人问何以如此，韩答：“其辞秽而且臭。”受谤如此，他怪僻的性格和品行带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了。

知诰在升州刺史任上的治绩，引起了徐温的注意，他先是非常高兴，在杨渭面前为知诰说好话，于天祐十一年（914年）加官检校司徒，跻身朝廷重臣之列。这时知诰出任升州刺史方两年多，刚好26岁。后来徐温看到知诰修建的城池和他所推行的务农训兵、选贤任能的策略，感到眼前这个义子，已不是单纯的徐氏家业的继承人，而是自己夺取帝位的潜在对手。他知道历史上为争夺皇冠，父子兄弟反目成仇，自相残杀，屡见不鲜。于是悄然改变初衷，由扶持的方针改为限制和防卫。于是在天祐十四年（917年），知诰在升州刺史任上满五年后，徐温就将知诰改任润州团练使，移驻润州（今镇江）。这是为遏制知诰势力而采取的明升实降的策略。徐温又把亲生儿子徐知训留在扬州监国，一面控制杨渭，一面监视对岸的知诰，而他本人，亲自出镇升州，扼制这个战略要地，为日后登临大宝作准备。

徐温打着这种如意算盘，知诰当然知道他的用意。知诰很懊恼，想韬晦以免除温嫉恨，要求前往山城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赴任。徐温不允。知诰更不安。宋齐丘得悉此事，急忙劝告知诰：“昔项羽背约，令刘邦王汉中，时人皆以为贬，惟萧何赞成此举。因汉中寓俗语天汉之意，系美名，是吉兆。如今公欲图大事，赴润州即得京口（镇江附近地名），京口如汉中一样，蕴含天意，岂可坐失良机？况且留守扬州的知训，骄横跋扈，积怨甚多，不久即当生乱，届时公可就近而得利？”一席话，

把知诰说得心中透亮，便依照徐温指令，往润州赴任。

果不出宋齐丘所料，徐温走后，徐知训在扬州，为所欲为，既不把文武大臣放在眼里，又肆意狎侮吴王。有一次泛舟游览，杨渭早于他收桨靠岸，他竟怒不可遏地用弹丸击打杨渭。又有一次在禅智寺赏花，当面借酒诟骂吴王。这激起杨氏旧部纷纷不满。其中有一个叫朱瑾的，任副都统，系吴国的开国元勋，英勇善战，立有大功。徐知训很嫉妒，又垂涎他的良马与宠妓，借吴王名义把朱瑾外放静淮军节度使。朱瑾早就看不惯徐知训，现在加害到自己头上，岂肯束手就范。他设下鸿门宴，假说赴任前把酒话别。徐知训欣然前往，他自恃权势大，谁也奈何他不得，孰料朱瑾不吃这一套。当酒过三巡便掷杯为号，四伏杀手齐出，把徐知训乱刀砍死，而他的侍卫也早已被朱瑾安排人员擒住。当下朱瑾割下徐知训首级，带往宫中面见吴王。吴王杨渭儿时见朱瑾与父同辈，又与其母同姓，常呼朱瑾为舅。今见其前来，忙问：“舅有何事？”

朱瑾抖开包袱，露出徐知训血淋淋的头颅，近前奏道：“臣已为大王除害，自此大王可以亲政矣！”

杨渭懦弱无能，一听朱瑾如此启奏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起身连连后退，惊恐地说：“舅自为之，甥不敢知。”

朱瑾见杨渭胆小如鼠，知道这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大事将败，气愤地将人头往墙壁上一掷，提剑出宫。不料此事早已泄漏，亲徐知训的兵将已将宫门关闭，并蜂拥向前捉拿。朱瑾只得返身奔后苑，后苑宫墙太高，翻越坠地，足骨折断，不能行走，他自知难于幸免，饮剑自杀。

知诰得知扬州有变，惊喜若狂，连说：“果如宋公所言。”当夜，即引兵渡江，占领扬州。等到徐温闻讯从金陵赶来，他早已控制局势，安排一切。

知诰如此迅速地进驻扬州，对徐知训之死，徐温觉得知诰似有预谋，或直接参与了此事。正在沉吟不决之际，部将禀报在徐知训府中发现一处密室，上有人物画像。这些壁上的人物画，徐温不看尤可，看后气得胡子直竖，大声斥骂：“畜生！”对徐知训死于非命的伤感之情吹得烟消云散。

原来壁上画的全是徐氏家人。徐知训居中，头戴冕旒，身着龙袍，正襟危坐，旁若无人。徐温站立一旁，老态龙钟，荷枷候审，其余诸子则分别跪在地上，任人拷打，血肉模糊。

显然，这是徐知训将来的打算。徐温看后哪有不怒发冲冠之理。徐温便不再怀疑知诰，承认眼前既成事实，恳请吴王，晋升知诰为淮南节度副使、左仆射，接替徐知训辅佐杨渭。自己仍回金陵镇守，遥控全国，时为天祐十五年（918年）。次年，徐温拥戴杨渭称帝，除不用帝号外，其余全用天子礼仪，改元武义。徐温任大丞相，都督中外军事，封东海郡王。授知诰左仆射、参知政事。

知诰权力陡增，地位仅次于义父徐温，而且占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有利地位，遂使他萌发了篡吴自立的念头。如果说他以前只是想干一番事业，出人头地，现在则向宝塔尖迈进了。但他明白，眼前最大的障碍还是义父徐温。要除掉他，一来囿于多年的养育之恩，二来徐温势大，自己的力量还远远不如，于是采取延缓徐温抢班的作法。

他打出维护君臣礼仪的招牌，迫使徐温不敢随意行动。徐温爱穿白袍，每逢诞辰，知诰都献上一领。有一次至相府献袍，恰逢相府一个幕僚在场。此公早劝徐温代吴自立，见知诰献袍，借题发挥，语义双关地对徐温说：“白袍不如黄袍好。”

黄袍是皇帝的服饰，这话是暗示。知诰立即抓住这话反驳：“公不可如此戏言，丞相忠介，名扬天下，倘如公言，岂不败